



● 作者/David Patrikarakos ● 譯者/周敦彥 ● 審者/黃坤銘

烏克蘭非暴力抵抗行動

Inside Ukraine's Nonviolent Resistance: Chatbots, Yellow Paint, and Payoffs

取材/2023年3月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專文(*The Atlantic*, March/2023)

烏克蘭「黃絲帶」組織企圖透過和平手段抵抗俄軍侵略，尤其善用數位平臺，擴大宣揚組織理念，動員志同道合群眾共襄盛舉，導致俄軍手足無措、疲於奔命。

(Source: Shutterstock)





2020年11月17日，民眾聚集布拉格溫瑟拉斯廣場(Wenceslas Square)，以燭光緬懷1989年「絲絨革命」犧牲者。

(Source: 達志/Reuters)

在烏克蘭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薩(Odesa)，有人向我介紹一位名叫塔拉斯(Taras)的男子，但是他的外表卻與頭銜格格不入——烏克蘭南部與東部俄軍占領區民間抵抗運動創始人。他不像強硬的狄托元帥(Marshal Tito)或超然的聖雄甘地(Mahatma Gandhi)。事實

上，塔拉斯看起來就像一個典型的Z世代科技工作者：20歲出頭、瘦削、時尚，而且總是掛在網上。他喜歡談論1980年代的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(English Premier League)，但只因為他在YouTube上看過影片；他也對許多英超球員如數家珍，而這僅僅是因為他在國際足球總

會(FIFA)電玩遊戲中使用球星虛擬形象。同時，他熱愛Instagram。

自2022年4月以來，塔拉斯領導「黃絲帶」(Yellow Ribbon)組織，在俄軍占領家鄉赫松(Kherson)後，採取非暴力抵抗原則(塔拉斯是他的化名，用來保護自己免於俄羅斯追蹤)，而組織

目標是：儘可能透過和平手段抵抗俄軍占領。現在，該組織成員遍布俄羅斯占領區，且逐漸享有盛譽。2022年年底，「黃絲帶」是獲得歐洲議會「沙卡洛夫思想自由獎」(Andrei 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)的四個烏克蘭團體之一，這是歐盟捍衛人權的主要獎項。

「黃絲帶」與傳統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區別，在於其強調數位元素。該組織愈來愈多成員加入組織Telegram，以聊天機器人外掛程式保持聯繫。透過聊天機器人自動回復，俄軍占領區內成員可以線上瞭解抵抗任務後實地執行。這個系統使得「黃絲帶」能夠分享抵抗運動所需物資與技術，引起占領區民眾共鳴，同時防止俄羅斯滲透網路，保護成員身分。這些由聊天機器人引導的祕密行動包括親烏克蘭塗鴉、在街上繫上黃絲帶，以及在俄羅斯政府接管的建築物懸掛宣傳布條。這些非暴力行動使得「黃絲帶」在烏克蘭全境聲名大噪，也讓占領區俄軍傷透腦筋。

起初，俄羅斯刻意忽視，避免推波助瀾。最終，隨著「黃絲帶」活動日趨頻繁，他們也被迫回應。占領區內商店販售的黃色與藍色油漆開始消失，成員很難購得任何黃色物品，只能從舊衣服剪下小塊黃色布片應急使用。

甚至連俄軍也受到影響。塔拉斯指出，烏克蘭東南部城市梅利托波爾(Melitopol)車臣基地入口附近出現塗鴉後，部隊調整部署位置，改穿平民服裝在城中活動。

透過Telegram聊天機器人，抵抗活動在占領區迅速湧現。據筆者所知，許多參加者為女性，因為其較易避開俄軍目光。2023年初期，筆者在

赫松(Kherson)遇見亞歷山卓娃(Liliya Aleksandrova)——2022年，烏軍收復赫松——但我們交談期間仍砲聲隆隆。亞歷山卓娃表示，赫松被占領前，自己是中年「媽媽」。當俄軍首次占領赫松時，她參加一些街頭示威，但俄軍很快就用催淚瓦斯平息抗議。亞歷山卓娃表示：「顯然公開抗議已不可行，我在思考自己如何為國家付出綿薄之力，必須做些對國家有用的事。」

亞歷山卓娃在Telegram上撞見「黃絲帶」，隨即使用組織聊天機器人下載任務指示。她盡力到各地繫上黃絲帶(包括建築物、路燈柱與柵欄)並拍照存證。雖然有一、兩次幾乎被逮個正著，但仍堅持下去且足跡遍布全城。談話過程中經過一面街牆，牆上有黃絲帶塗鴉。亞歷山卓娃用愉悅口氣告訴筆者：「那是我的傑作。」

2022年2月24日，俄軍入侵烏克蘭。塔拉斯第一次在烏克蘭境內看到俄軍時，他們已奪下該城主要廣場上的一個辦公室，接著占領主要警察局。同年3月2日，俄軍完全控制赫松。2023年初，筆者在敖德薩與塔拉斯見面，當時他說：「沒有人知道明天或後天會發生什麼。」2022年，塔拉斯大多待在俄軍占領的赫松，直到同年11月烏軍收復失土。

烏克蘭游擊隊在俄軍占領區發動零星攻擊，但塔拉斯未接受軍事訓練，因此他選擇採取非暴力抵抗行動。他從早期社會運動中汲取靈感，例如反納粹的德國白玫瑰學生團體、美國民權運動，以及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(Czechoslovakia)絲絨革命(Velvet Revolution)前的抗議活動。甘地稱非暴力抵抗「具有強大力量，比天才設計的最具殺傷力武器更有威力」。



「黃絲帶」組織運用Instagram與Telegram等社群媒體號召群眾，發起多場實體與虛擬抗議活動。(Source: Shutterstock)

根據2011年《為何非暴力抵抗奏效》(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, 暫譯)的共同作者，政治學家切諾維思(Erica Chenoweth)與斯蒂芬(Maria J. Stephan)的說法：傳統上，採取武裝手段的反對者，成功實現目標的機率只有26%，而非暴力抵抗策略則有53%的成功率。非暴力抵抗成功推翻原政權的國家，在危機結束後，較有可能維持民主制度。

塔拉斯認識許多想要採取行動，但不想訴諸武力的人。他估計，透過非暴力手段，可以吸引更多成員。幾乎任何人都可參與，抵抗方式簡單易學，不需要

專業裝備或技能。他明白非暴力在行動規模占有優勢——可以號召的支持者人數呈指數增加。

塔拉斯知道，他可以仰仗自己在赫松當地的資訊科技公司內部十名員工，以及部分曾經共事的友人。這就是後來「黃絲帶」運動的草創成員。即便現在，核心協調小組規模仍然很小(約40人)，小組成員也都是舊識，年紀大多20出頭。

起初，俄羅斯允許赫松居民參加抗議，許多人前往中央廣場，揮舞烏克蘭國旗，要求俄軍離開。塔拉斯團隊隨即募資，架設線上廣告。2022年3至4月

間，該團隊協助宣傳資訊科技專案、當地抗議與其他親烏克蘭活動，藉此爭取民眾支持。

接著在2022年4月下旬，謠言指出，俄羅斯正在籌備南部占領區「假公投」。公投結果毋庸置疑：這些領土將被俄羅斯吞併。非暴力抵抗組織成員知道他們必須採取行動。

2022年4月23日，建立一個名為「黃絲帶」的Telegram群組，象徵烏克蘭國旗色調，藉此傳播親烏訊息，鼓勵人民在赫松周圍張貼傳單與海報。該平臺也與當地媒體合作，加強宣傳力度。塔拉斯意識到，目前閱聽眾達數十萬人。

塔拉斯表示：「這就是數位化手段的能耐：觸及更多受眾、傳遞更多訊息，鼓吹人們上街抗議，並且成功執行。我們看到這一切遍地開花，開始聚沙成塔。」

2022年4月27日，發起第一次示威，規模不大，參加人數僅約500人。俄軍強力鎮壓，對抗議者噴灑催淚瓦斯、投擲震撼彈。雖然實際示威活動規模不大，而且很快就遭鎮壓，但在網路上，通過Telegram頻道與社群網路

瘋傳。雖然莫斯科最終還是舉行公投，但拖到同年9月底才舉行。

另一場抗議活動預劃在2022年5月9日舉行，而當時情勢變得更加危險。在短短五分鐘內，抗議活動就被俄軍驅散。在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員警抵達後，首批當地通敵分子原形畢露，開始有異議人士失蹤。塔拉斯與其團隊決定改變戰略，不再進行街頭示威。如果抵抗運動無法占領街道，那就遍布網路空間。

2022年6月，該組織使用Instagram發起一場虛擬街頭抗議活動，活動包括在赫松虛擬街道上展示旗幟與標語。參與者必須在評論區寫下「赫松屬於烏克蘭」。根據現上貼文數量，該組織統計約有4萬人來自赫松，1萬6,000人來自馬立波(Mariupol)。黃絲帶訊息遍布親烏克蘭平臺，也流傳到親俄羅斯平臺。

「黃絲帶」聲名遠播、活動頻繁，當然也帶來新的問題。該組織成員時常面臨被捕危險。因此，組織訂定一些安全協定。與Signal等專業通訊平臺不同，Telegram已被烏克蘭與俄羅斯民眾廣泛使用，所以，手機安裝該應用程式不會令人懷疑。Telegram還可以解除安裝，刪除所有訊息，然後再重新下載——所有歷史訊息仍完好無損。

避免活動成員被捕成為該組織的首要任務。這往往代表一件事——賄賂。通常，付錢給俄軍或當地通敵分子，很容易就可以解救失蹤成員。塔拉斯認識城裡與俄羅斯人打交道的商人，透過他們將錢轉手給俄軍。

接著在2022年9月下旬，該組織設置聊天機器人，大幅拓展「黃絲帶」活動範圍，從地方性抵抗

運動升格為強大的「加盟連鎖運動」。像亞歷山卓娃這樣的人開始在俄軍占領區開設機器人聊天室——梅利托波爾、頓內次克(Donetsk)、盧甘斯克(Luhansk)，甚至在克里米亞。

在敖德薩喝咖啡時，塔拉斯向筆者展示筆記型電腦上的聊天機器人首頁。在克里米亞，聊天機器人志願者在運輸港口附近的一棵樹上繫了一條黃絲帶。2022年9月，一張宣告「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、克里米亞大橋即將通車」的傳單張貼在政府機關建築物外牆上。烏克蘭國旗塗鴉出現在頓涅茨克，而梅利托波爾則有海報，揶揄當地人被迫取得俄羅斯護照。

該組織還教導人們製作烏克蘭武裝部隊字首縮寫「3CY」的模板，並用火炬將其投影到官方建築物上。2023年1月下旬，梅利托波爾的俄羅斯行政辦公室上就曾出現。

該組織判斷，大多時候，俄羅斯官兵並沒有親眼看到城市中的抗議塗鴉或傳單，但是監控小組會回傳相關照片，並公布在網路上。2022年5月，俄羅斯電影片道《消息報》(Izvestia)報導一些自稱身處馬立波的「黃絲帶」活躍人士，聲稱自己收賄後去張貼傳單(按時支薪，使得俄羅斯觀眾認為相關人員是性工作者)。

「黃絲帶」團隊開始注意到，一些疑似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人員，使用聊天機器人冒充組員要求見面——明顯違反安全規定。塔拉斯表示，團隊成員幾乎每天都會收到網路釣魚連結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數位手段擴大地面活動涵蓋範圍與影響力，迫使俄羅斯對此做出回應。

最終，該組織引起莫斯科關注。「黃絲帶」行



區域情勢 REGIONAL

動引起克里米亞一位「民眾關切」，並向當地俄羅斯調查委員會Telegram頻道發出訊息：「我要求你們開始調查『黃絲帶』

組織的恐怖活動與意識形態傳播。」2023年1月27日，莫斯科內政部發函回復正在著手調查，而兩天後，內政部下轄部門證實，

自即日起將其視為刑事案件。

一個自稱為「抵制叛徒委員會」(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Against Traitors)的俄羅斯組織



「黃絲帶」不斷宣揚組織理念，拒絕他國占據領土，駁斥各式入侵合理化的論述，導致街頭遊行在世界各國遍地開花。(Source: Shutterstock)

公布一段影片，聲稱「黃絲帶」正從事「資訊戰」，執行「恐怖行動」。這種攻擊是預料之中的：「黃絲帶」活動不僅不斷提醒，當地人拒絕被外人占領，而且駁斥俄羅斯入侵合理化的論述。

最近，筆者與塔拉斯同事伊萬(Ivan)對談，他在2022年4月協助建立「黃絲帶」組織(為了保護身分，筆者再次使用化名)。伊萬也是赫松人，主要負責「黃絲帶」組織協調工作。俄軍撤離赫松後，伊萬就前往鄰近的梅利托波爾(仍在莫斯科控制之下)。伊萬解釋，個人留在敵後，是因為該組織須延續各項作為，特別是在梅利托波爾與其他占領區。前述地區很難找到合適宣傳材料與印刷場所，但仍必須確保組織網路在各地區持續運作。

伊萬在加密電話中表示：「梅利托波爾情勢危及，俄羅斯在街上實行『反恐』制度，增加各地巡邏密度及架設監視鏡頭。很多俄軍陸續抵達，大量逮捕異議人士，現在很難在這裡藏身。」

伊萬繼續說道：「有些俄軍很殘酷，因駐紮地而有所差異——車臣俄軍就真的很糟糕，自認為這是他們的領土。」

伊萬與其他成員保持低調，尤其是在外出購買生活必需品時。個人安全至關重要。伊萬說：「我盡量在街上保持低調，專注將物資帶進城市，並

妥善藏匿。我用虛擬私有網路、連網電腦及代理伺服器來確保連網安全。我有五支手機，每晚或每週都會在多個安全屋間移動。」

2022年8月，塔拉斯離開赫松(那時烏克蘭尚未收復失土)。他駕車離開，只帶一個運動提袋與大約17萬盧布(折合2,300美元)現金，並將這筆錢交給城外檢查站官兵。當他拿出現金時，他想告訴官兵可以隨意使用，因為他再也不需要盧布，但最後他吞下這句話，默默開車通過檢查站，回到烏克蘭自由國度。

從那以後，塔拉斯持續在烏克蘭境內協調「黃絲帶」活動，並規劃擴大活動規模。這個聊天機器人目前加入大約4,600個開放聊天室，但該組織希望前述數量增加至十萬個。如此一來，將有助於改變非暴力抵抗運動本質，不像過去往往是以具個人魅力之單一人物為中心(如金恩博士或甘地)。相反地，「黃絲帶」在俄軍占領區號召組織成員，同仇敵愾，齊心抵制俄軍占領。「黃絲帶」的主要優勢，在於運用數位手段鼓吹組織理念，使得俄羅斯人束手無策。

伊萬在談話最後表示：「我希望未來三個月內能夠重獲自由。屆時，我們將攜帶烏克蘭國旗與烏軍一起慶祝，就像在赫松那樣。」

作者簡介

David Patrikarakos是英國UnHerd新聞網站特約編輯，著有《140字戰爭：社群媒體如何重塑二十一世紀衝突》(War in 140 Characters: How Social Media Is Reshaping Conflict in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, 暫譯)乙書。

Reprint from *The Atlantic* with permission.

